詩集傳

詩集傳卷第五

齊雞鳴　　國風

齊古爽鳩氏之虚武王以封太公望國於營丘而爲諸侯伯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其後五世至哀公而變風作

雞鳴思賢妃也

毛詩之敘曰哀公之詩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
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夫人不忘夙興故以蠅聲爲雞鳴以月出爲東
方之明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旦明而百蟲作方是時也子豈不欲與子同夢
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散朝而歸治其家
事是以爲之早作庶其無以我故惡子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毛詩之叙曰哀公之詩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還捷也猺山名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言齊人好田至以還儇相譽而不知耻之則荒之甚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門屏之間曰著禮壻親迎受婦於堂以出揖之
於庭又揖之於著於時婦人遂見君子故識其
充耳之飾充耳瑱也所以縣之者曰紞素青黃
三者紞之色也尚飾也瓊華瓊瑩瓊英三者皆
美石似玉者所以爲瑱也言此者刺時不親迎
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升於東月盛於東其明無所不至國有明君則民之視之譬如日月常在其室家無敢欺之者行則起而從之矣及其衰也明不及民而民慢之行而無有從之者此所以爲刺衰也履行也即從也發起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毛詩之敘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夫雖衰亂之世蚤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時猶在何至於未明而顛倒衣裳哉毛氏因東方未明不能辰夜而信以爲然其說亦已陋矣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矣然猶有以爲緩而自

公召之者夫起者已遽而至於顛倒矣而猶有遲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故必將有受其害者然則東方未明尚可以徐服其服而無至於顛倒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夫苟不知為政之節則或失之蚤或失之莫常不能及事之會矣以為尚蚤者為之常緩以為已晚者為之常遽緩者不意事之已至而遽者不知事之未及故其所以備患者常出於倉卒

而不精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爲藩以禦狂
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
此無節之過也瞿瞿狂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止

南山齊南山也綏綏行求匹之貌也人君之尊
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
以人君而爲此行也蕩平也齊子魯桓夫人文

姜也襄公之妹而通於襄公婦人謂嫁曰歸懐思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五兩則屨具於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而襄公有偶於齊曷爲又相從哉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蓺麻者必衡從獵其田而後種之譬如

娶妻必告父母成禮而後取之取之如此其重而魯桓曷爲不禁使得窮極其邪行哉鞫窮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甫大也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故告之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

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夫欲得諸侯而求之則失諸侯之道也莊子曰君自是爲之則殆不成夫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今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故夫諸侯之來非求之

也不得已而受之也不得已而受之故其來也

無憂而其既來也不去此求之至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

毛詩之叙曰襄公之詩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也令令纓鐶聲也時人以田獵相尚故

聞其纓鐶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

我謂我儇兮耳

盧重鐶其人美且鬈

重鋂子母鋂也鬈好貌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鋂一鋂貫二也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鰥大魚也笱非所以執魴鰥而又敝矣宜其魚之不制也文姜之歸于魯其從者之盛如雲則亦魯桓之所不能制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似魴而弱鱗如雨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不制也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茀車蔽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莫知愧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美貌也濔濔衆貌也豈弟樂易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湯湯大貌也彭彭衆貌也言公與文姜會於通

道衆人之中而無所愧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歎辭也昌盛也頎長也抑美也揚秀發也

揚眉之美也蹌趨之巧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
威儀技藝之好而不能止其母之亂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兮展我甥兮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所射於侯中者也展誠
也姊妹之子曰甥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選精也貫習也四矢乘矢也反復其故處也君
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今莊公

徒以爲技而已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葛屨　　國風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舜禹之都在焉其民猶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晉自僖公以來變風既作及魏爲獻公所并其人作詩以譏刺晉事如邶鄘之詩其實皆衛之得失故孔子之編詩列之唐詩之上亦如邶鄘衛之次然毛氏之叙魏詩則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嗇褊急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民無所居蓋
猶以爲故魏詩而不知其爲晉詩也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
之好人服之
糾糾疏貌也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
子既嫁三月廟見然後稱婦裳服之賤也君子
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
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
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

矣故曰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襋領也要領衣之貴也衣之貴者而使是好人治之猶有降也柰何遂使之縫裳乎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也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尊也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歟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也涉汾而采莫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所宜爲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賁氷蕡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也春秋傳曰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而盾爲軞車軞車戎車之倅也盾庶子也而爲軞車則軞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以其主君之路車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耳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然則不耕者不可以食粟不織者不可以衣帛仁人君子不得坐而治民矣此孟子所謂許行之道魏人則有治此說者也夫必耕而後食小人之所謂難也而有人焉且力行之尚有非之者哉維君子憂其不可而歌謠以告人而人且有謂之驕而誚之者曰彼人是矣子獨謂何乎世皆以夫人爲是而莫知其非者則將舉而從之此

君子之所憂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人之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思之則其不可者見矣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也聊以行國行告人以不可也極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無草木曰岵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猶尚也尚可以復來無止死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有草木曰屺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夫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可以爲民者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

樂則仕之不可樂也甚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閑貌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貊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聲也檀性堅忍宜爲車耳伐檀而寘之河上河非用車之處雖使河水清且漣而猶

不見用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至於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貆於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百畝曰廛貉子曰貆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水平則流直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淪竭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重斂以自封猶鼠之食人以自養也貫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
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勞勞來也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爲樂郊
可長號而求之者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五

詩集傳卷第六

唐蟋蟀　　國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成王以封母弟叔虞謂之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地在禹貢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侯燮之曾孫成侯始徙居曲沃其孫穆侯又徙於絳僖公之世變風既作其詩憂深思遠猶有堯之遺俗故雖晉詩而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蛩也歲寒則蛩入於堂聿遂也除去也此詩君臣相告語之辭也僖公儉而不中禮故告之曰蟋蟀在堂歲其遂莫矣而君不樂日月捨女去矣君曰無乃已太康與吾念吾職之所居者是以不皇樂也曰不然君子之不爲樂懼其荒耳苟樂而不荒斯可矣君子之於樂也瞿瞿而不違禮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

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
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慆過也休休樂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荎也婁亦曳也愉樂也人君有衣服車馬鍾

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
摧毀歸於無用而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
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也杻檍也考擊也保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永引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昭公始封桓叔于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秪以益其鑿鑿耳鑿鑿絜也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桓叔于沃素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縁以丹朱領以黼繡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白也繡繡領也鵠沃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也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

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

成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遠條且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

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桓叔篤碩廣
大無有與敵者以桓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
芬而奪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言信如椒之
遠芬也條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兩手曰匊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猶纏綿也合異姓以爲昏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以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三星參也古者昏禮於歲之隙昏而參見於東方則十月也於是昏禮始行矣夫昏姻之難自其納采問名綢繆不已時至而後親迎民之爲之也勞矣故其成也則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子兮子兮云者有所想之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參在東南則十月之後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參直於戶則正月也三女曰粲大夫一妻二妾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貌也杜赤棠也湑湑盛也踽踽無所親也
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譬如杕杜條幹不足
以相扶特盛其葉耳君子欲告之而懼其不信
故告其所與行之人使爲之佽比其兄弟必告
其所與行者庶其無疑之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君之處於民上猶豹袪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
而以羔爲本君雖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舍
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矣今奈何
不吾卹乎且吾之所以不去非無他人也特以
故舊念子耳子豈反謂我不能去而若我哉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好舊
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而作此詩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也苞稹也栩杼也鴇似鴈性不木止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盬不攻致也怙恃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

有常

行列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禮侯伯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
成爲君周衰諸侯有不俟王命者武公始并晉
國獨能請命于周故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爲
是七章之衣乎然而不如子之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不敢必當
侯伯故復稱其次也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剌晉武公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

噬逝通杜之生於道左行者之所頼休息也而
特生寡蔭人是以無往就之者譬如國君士之
所頼事也而無恩於人彼君子則亦舍我而逝
耳尚誰肯適我哉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

其肯從我乎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獻公好戰攻君子征役不反故婦人多怨曠者

婦人之託君子譬如葛之蒙楚蘞之被野耳今

予所美亡矣將誰與哉亦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旦朝也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之日冬之夜思者於是劇矣思之而不可得

則曰不可生得而見之矣要之百歲之後歸于

其居而已居墳墓也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

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大苦也首陽雷首也夷齊居其陽故謂之首陽采苓者皆曰吾於首陽取之首陽則信有苓矣而采者未必然也事蓋有似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而輒從之申生之死不究其實之故也故教之曰人之爲此言以告也苟亦勿信姑置之而徐究其實事苟不然則人之爲

言者將何得焉無得而爲之者毋無有也然則
不禁譏而譏自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荼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秦車鄰　國風
唐虞之際皐陶之子曰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

命爲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夏商之
閒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潏居
於西戎以保西垂其六世孫大駱大駱適子成
庶子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閒馬大
蕃息孝王分大駱之國爲附庸邑之秦至曾孫
秦仲而犬戎滅大駱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爲大
夫以誅西戎而秦之變風始作其後平王東遷
而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
田列爲諸侯遂有西周畿內之地在禹貢荊岐
終南惇物之野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故

孔子敘詩列之八國之後由此故也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自非子始封至曾孫秦仲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寺人內小臣也士之將見秦仲也則使寺人傳告之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苟不

與人用之則亦爲無用之物而已故士之旣見
秦仲也秦仲則與之並坐而鼓瑟曰今者不與
子樂之吾恐逝者耋老而不能用矣
阪有桑隰有楊旣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
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驖驪也阜大也襄公脩其車馬乘四驪以出田
其馬碩大而馴服御者以手執其轡而已無所

用巧也於是時也襄公之臣能以道媚于國者
寔從公狩言其常與賢者共樂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時也禮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
豕群獸故虞人翼獸以待公射必以其時於是
公謂御者左之以射其左其射也舍拔而獲獸
矣拔筈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襄公之所以能使車馬調適射中而獲多者於
其平居遊於北園也則既閑習之矣四馬乗馬

也輶車輕車也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置
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儉歇驕田犬也長
喙儉短喙歇驕始之者始達其搏噬也凡此皆
遊於北園之所習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
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俴淺也收軫
也兵車之比乘車則前後淺五五束之也楘歷
録也梁輈也輈輮也輮上曲句輈謂之梁輈一

輈而以革束之者五束有歷錄之文也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游環靳環也游於服馬之背而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故春秋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以革爲之首屬於軏尾屬於軫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揜軌也在軾前輈上靷環附焉靷驂之所引也續續靷也綴鋈於其端鋈以白金沃鋈也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茵車褥也以虎皮爲之謂之文茵暢轂長轂也

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秦之西垂以板爲屋襄公㑹征西戎而民樂爲之用故矜其車馬而不厭雖婦人念其君子而亦無怨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赤馬黑鬛曰駵黃馬黑喙曰騧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以爲車蔽觼在軾前所以繫驂之内轡者以白金沃之軜驂之内

轡納於觼者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君子於何爲還期乎何我念之深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

以薄金介馬曰俴駟孔群言其和也厹三隅矛

也錞其鐏也蒙雜也伐盾也畫雜羽於盾苑然

有文也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虎韔以虎皮飾弓室也鏤膺以刻金飾馬帶也

交二弓於韔備折毀也閉檠也緄繩也縢約也

弛弓則以竹爲檠以繩約之於弓隈以備損傷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薕也葭蘆也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
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
於用矣襄公與於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強兵而

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
爲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
一方耳胡不求與爲治哉維不以其道求之也
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以其道求之則
宛然在水之中耳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
曰遡游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
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水草之交曰湄躋升也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

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涘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
此詩美襄公耳未見所以爲戒者豈以壽考不
忘爲戒之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
丹其君也哉
終南周南山也條槄也梅柟也錦衣狐裘諸侯
之服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赤

而澤也襄公旣爲諸侯受服于周其人尊而悅之故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基也堂亦基也終南有畢道其旁如堂之牆青黑爲黻五色備爲繡君子之佩玉非以爲容好而已將使壽考而不忘禮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此詩言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于木交交其和鳴令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人百其身者欲以百人贖其一身也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疾飛貌也晨風鸇也賢者之欲仕於大國猶

晨風之欲止於北林故其未獲見也欽欽而憂

君柰何獨忘我而不顧乎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

櫟柞櫟也駮榆梓也其皮青白如駮言六未詳

賢者之仕於大國非特自爲也以爲山則有櫟

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故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脩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

作

澤褻衣近垢汙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

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

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

之姊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

之納文公而康公送之渭陽傷母之不及見而作是詩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吁嗟乎不承權輿

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至於康公而遇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權輿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吁嗟乎不承

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六

陳宛丘　國風

陳太皡伏犧氏之墟今淮陽郡是也昔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豬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五世至幽公淫荒遊蕩無度國人刺之而陳之變風始作然原其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

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湯蕩也外高中下宛丘幽公遊蕩無度信有情矣然而無威儀以爲民望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鼓聲也值持也白鷺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缶盎屬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東門宛丘爲亂者之所期會也枌白楡也栩杼
也子仲陳大夫氏也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也差擇也爲亂者相告以良日相差擇而

推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
而猶然則其民可知矣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逝往也越於也鬷麻總也荍芘芣也小草而多
華男女既相告以相差擇令則又相告而往矣
於是遂以其麻行往會之於其會也相誰以荍
而相遺以椒相與爲淫蕩而莫知恥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

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爲門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此四者誰不欲之然人未肯必此四者而後可以爲必此四者而後可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矣僖公自謂小國無意於爲治故陳此以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柔也晤遇也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勴而無閒庶可以漸華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牂牂盛極貌也昏禮以歲之隙楊葉牂牂則春夏之交也時既已晚矣幸其成禮而昏以爲期至於明星煌煌而又不至是以怨之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肺肺亦盛極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陳佗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亦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爲

此乎蓋歸咎桓公也歟毛氏不知墓門之為桓公而以為陳佗故以斧鴞皆為佗之師傅其序此詩亦曰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失之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柟也鴞惡聲鳥也萃集也墓門有梅而鴞則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没也雖有太子免以為後而佗在焉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訊告也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沛而後念吾言

矣夫顛沛而後念其言則已晚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毛詩之序曰宣公之詩也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防卭皆丘陵也苕草也防有鵲巢衆鳥皆得居之卭有旨苕衆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君不明則君子不保其禄位譬如鵲巢旨苕恐爲人所奪耳侜張誑也予之所美謂君也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唐堂塗也甓令適也鷊綬草也唐之有甓衆人所得踐履也卭之有鷊亦衆人所得共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僚懰皆好也燎明也舒遲也窈糾懮受夭紹皆舒之姿也悄慅慘皆憂也思而不見則憂矣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甫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耳株林夏氏邑子南徵舒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

毛詩之敘曰靈公之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蕑蘭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甞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盍亦甞原詩之所爲作者乎詩之所爲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爲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溢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

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爲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故曰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由此言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
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八姓唯妘姓
檜實處其地周衰爲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滅
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而推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錦衣狐裘其所以朝
天子之服也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
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爲是也則過矣然而
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

爲女樂故也而曰膰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
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膰肉也歟此
所謂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
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言光澤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幸也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棘急也君子

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欒欒
瘠貌也慱慱憂勞也憂不見是人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素
衣者素裳也聊與子同歸云者願見有禮之人
與之同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禮韠從裳色故韠亦以素記曰子夏三年之喪
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

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何爲皆君子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閔子哀未盡能自割以禮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而不敢過不肖者之所難而不敢不勉此所謂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疾恣也

萇楚銚弋也蔓而不纍其枝猗儺而已以喻君

子有欲而不留欲也夭少也沃沃柔和也君子

幸其少而柔和不樂其有知而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

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周道既喪諸侯爲票疾之政非風也而其至發

發非車也而其行偈偈是以顧瞻周道而怛然

傷之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善亨魚者亦絜其釜鬵安以待其熟耳周之先王其所以治民者亦猶是也安肎慓疾之政爲哉誠有能復爲周家之安靖民皆以好音歸之矣西周所在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蜉蝣　　國風

曹今之濟陰郡武王以封叔振鐸其地在禹貢
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
死而葬焉舜漁雷澤其民化之其遺俗重厚多
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介於魯衛之間
又寡於患難末特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
昭公立而變風遂作

蜉蝣刺奢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詩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略也朝生而夕死方其生也不知慮死

而自好其羽翼曹君危亡之不卹而楚楚然絜其衣服如蜉蝣也是以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掘地解閱也麻衣深衣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深衣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掌道路送迎賓客而爲之衛故何戈與祋

夫候人則知何戈與祋而巳而君寵之至使之

服赤芾者三百人何哉祋殳也芾韠也一命緼

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

上赤芾乘軒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乘軒者三百

人即此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當在水中求食而巳今乃處魚梁之上

曾不濡翼而得魚以爲食譬如小人當何戈而役耳今乃處朝廷而服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喙也遂達也與小人爲婚媾未有達者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薈蔚雲興貌也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鵠鵴也鳲鳩之哺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爲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爲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騏或作璂璂弁之結飾以玉爲之帶伊絲矣而弁不璂則爲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爲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覆視之而無不如一譬如絲帶而充之以璂弁耳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爲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洌寒也下泉泉之下流者也苞本也稂童梁也稂非漑草得水則病民之苦於虐政猶稂之得

下泉也愾歎聲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芃芃黍

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芃盛也稂蕭蓍黍皆非溉草而下泉陰雨

皆水也然稂蕭蓍以病而黍苗以盛則下泉無

度而雨有節也國之有王事皆非民之所樂也

然得君子以勞來之則民不至於病矣郇伯文

王之子郇侯爲州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七